

# 中国儿童诗发展刍议

谭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国儿童诗发展已有 80 余年历史, 20 世纪上半时期是中国儿童诗的发生期和成长期, 20 世纪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中期是它的第一次繁荣期, 新时期以来儿童诗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 尽管儿童诗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被文学界遮蔽, 得不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二是儿童诗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

**关键词:** 中国儿童诗; 发展; 本位; 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 I207. 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666(2004)01-0073-03

##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oetry in China

TAN Xu-dong

(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poetry in China has developed for about 80 years. The first half of 20 century is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ing period, The 50s and the 60s is its first flourishing period. The new period is its second flourishing period. Although the Chinese children's poetry has lots of excellent poets and works, it has some problems. For one thing, it is still being ignored by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and the whole society, for another thing, its development is off balance.

**Key words:** the Chinese children's poetry; development; in its own position; being apposite

中国儿童文学如果从五四时期算起, 以历 80 余年了。

80 余年来, “儿童文学从非自觉到自觉, 从单一到丰富, 从幼稚到逐渐走向成熟, 取得了丰硕的业绩。”作为儿童文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儿童诗, 当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综观 20 世纪中国新诗史, 我们可以发现, 儿童诗的发生与发展也完全与新诗的历史保持了同一进程。除了一大批自觉以“儿童诗人”身份坚持儿童诗写作的优秀诗人外, 许多在新诗史上以成人诗人身份出现的现当代诗人往往也尝试着“儿童诗”的写作, 如李大钊创作了《岭上的羊》, 胡适创作了《蝴蝶》(四首), 周作人创作了《慈姑的盆》, 朱自清创作了《小草》, 汪静之创作了《我们想》(拟儿歌)等等, 由此形成了五四时期儿童诗写作的一个新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 在广大儿童文学作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趋势下, 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兴盛与繁荣局面, 并且在时间的长河中积累和汇集了数量众多且质地优异的“儿童诗”文本。

—

20 世纪上半时期是中国儿童诗的发生期和成长期, 儿童诗园地里涌现了像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胡适的《湖上》、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郑振铎的《春之消息》、俞平伯的《忆》(三首)、胡怀琛的《大人国》、《小人国》、闻一多的《黄昏》、朱湘的《摇篮歌》、安娥的《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20 世纪下半叶始, 中国儿童诗进入了其繁荣期。第一次繁荣是 20 世纪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中期, 文学史上习惯称这一时期为“十七年”时期(即 1949—1966)。这一时期, 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儿童文学翻开了新的篇章, 新的思想, 新的题材, 新的表现形式, 新的创作环境和新的创作力量都给儿童文学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新的风格。这一时期的儿童诗,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 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现实中, 与时代脉搏和社会声音共振, 在时

① 收稿日期: 2003-12-18.

作者简介: 谭旭东(1970—), 男, 湖南安仁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博士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从事儿童诗创作、新诗批评和儿童文学研究。

代的洪流中,顺水行舟,追随主旋律的节奏。

这一时期的儿童诗,其基本主题是充满感激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其基本意象是暖色的(有些就是“红色意象”)“阳光、雨露、春天、鲜花、海浪、骏马、燕子、蜜蜂、和平鸽、小树苗、向日葵、队旗、国歌、国旗、篝火、战士、祖国、红领巾”等等。而且,基本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把儿童看成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后继者——祖国的花朵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把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当作了向儿童传授这种观念的重要工具。无可置疑,这种观念是单一甚至是狭隘的,它直接导致了儿童诗以“教育”为本质,而不是以教育为功能。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一观念,必须承认,以教育为本的观念在特定的时代也给儿童诗创作某种外在的发展的强力,使儿童诗在缺少全面的艺术的审视与引导中,也获得了可观的收获。

基于此,十七年时期的儿童诗创作,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当人们现在读到田地的、郭风、圣野、柯岩、叶圣陶等诗作时,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儿童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满腔热情、乐观的精神、清新的诗风,仍然让读者深深感动。而当读到任溶溶、鲁兵、金波等人的儿童诗时,也会惊喜地发现,儿童诗人对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的现代性的借鉴也颇有魅力。

新时期以来,儿童诗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这次繁荣是空前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儿童观”的重大改变,随着新时代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形成,人们不断意识到,儿童之于社会之于民族之于国家的意义,他们不再是某种固有体制和观念的被动受害者,儿童是民族精神的未来,儿童之于国家之于民族的意义是一种精神文化素质的传承。二是儿童诗创作者不再以教育为儿童文学之本质,而以“艺术”为儿童诗之本质,还儿童诗之艺术本身。正如孙建江所说,这一时期儿童诗实现了两次儿童文学观的转变,即第一次转变(80年代)——从“教育”到“艺术”,第二次转变(90年代)——从“艺术”到“本位”。这两次转变摆脱了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束缚使儿童文学走向了真正现代艺术的本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儿童诗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质。80年代,在我国儿童文学界掀起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观的巨大波澜的新潮儿童文学论者就提出了“儿童文学是文学”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对新中国初的“十七年”儿童文学题材单一,内容与形象概念化是一次深刻的反拨,使儿童文学从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和“政治观念的图解”的束缚下完全解脱出来。儿童诗回归了儿童文学本质,开始关注儿童自身的心灵世界和儿童自身的现实需要。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教授说过:“新时期儿童文学强化了对文化背景的兴趣,对认识功能、审美意识、代沟调和、人格形塑、游戏精神乃至未来民族国民性的探求

和深思。”自新时期之初到80年代和90年代,儿童诗已开始自觉地担负起塑造未来一代精神的重任。

(二)儿童诗走向本位走向丰富。过去儿童诗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表现出过于直白与粗浅,诗人们以为儿童识字不多,对文字的理解能力不强,因此要尽量使用简单明了的汉语词汇与句式,殊不知儿童诗能为儿童们所接受本不是靠单纯地简化语言就能达到的。事实上,儿童诗的浅近的艺术,就是一种艰深的艺术形式与内容的探索。那种靠纯粹的直白,实际上是低估了儿童的智力,轻视了儿童的人格。八、九十年代,儿童诗队伍里大部分人都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追寻中外儿童文学大师的脚印。从冰心、叶圣陶、泰戈尔、史蒂文森、罗大里、拉·封丹等笔下汲取艺术的精髓,在写作时,尽量做到将诗的语言写得好听而又注意注入灵性、气质、内涵和美感。新时期以前人们认为儿童是一张白纸,而到了新时期,儿童诗人不再把儿童看成一张白纸,他们也不再再用苍白的蜡笔去涂染这张白纸。儿童身上有许多成年人也有的情感,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情感,儿童与儿童诗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丰富性、多义性与深刻性的世界。

纵观当代儿童诗的发展,其总的脉络是分明的:从单一的艺术形式和内容,走向多角度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从狭隘的儿童观和创作视角,走向宽广的儿童观和创作视角;从政治概念简单的传达,走向审美世界的深刻表述,当代儿童诗基本完成了由艺术表象到艺术本质的追求过程。

## 二

尽管中国儿童诗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其艺术性的转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一些优秀的作品。但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面临着值得人们注意的困难。

首先是,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与描述的各种史论著作中,儿童诗基本上处于一种人为“遮蔽”的状态。这种情况与儿童文学常常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们严重忽视是完全一样的。儿童诗在20世纪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尴尬境遇和地位,是与新诗研究者们对于儿童诗的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层面上的过低估价紧密相关的。

新诗研究者们对于儿童诗存在价值的有意漠视或无意贬抑,与那些从未尝试过儿童诗写作并对其缺乏深刻的价值体认的诗人和读者的理论偏见互为影响,从而构成了一种非良性状态的“互动关系”。在他们看来,诗歌按其受众可划分成处于完全对立状态的“儿童诗”与“成人诗”,而这种不同形态的诗歌品种在其存在价值上自然呈现一种“合理”的上下等级关系,因为其内在逻辑非常鲜明:儿童诗是写给儿童看的,成人诗则是写给成人看的!于是,儿童诗与成人诗在诗歌形态上的相对独立与差异性被推衍成诗歌价值层面上的对立关系!

按照上面的逻辑,儿童诗乃是诗歌的一种低级形态与初级阶段,成人诗才是诗歌的高级形态或高级阶段。于

是，儿童诗语言的“幼稚”被等同于“幼稚”，儿童诗意蕴的“单纯”被等同于“简单”或“浅薄”，儿童诗想象的“奇幻超脱”被等同于“胡思乱想”……总而言之，儿童诗被视为一种心智未达成熟的“幼稚人”的诗歌形态，而“成人诗”才是一种心智完全成熟的成年人的诗歌形态。

其实上述那种观点完全是主观臆断的，是按照“二元对立”式的逻辑与思维来评估儿童诗创作的。如果客观公正地来考察儿童诗的话，那么，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儿童诗与成人诗其实并不存在想当然的对立关系，在很多时候，两者是叠合与交融在一直的，有些诗既可以看成“儿童诗”，也可以看成一首“成人诗”，有些“儿童诗”既为儿童所喜爱，也为成人所喜爱。某种意义上说，儿童诗比成人诗在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反而略高一等，因为儿童诗的想象力和纯粹性在整体程度上要高于成人诗，这是由儿童可贵的天性和人格所决定的。儿童的天真、无邪、率直、超越世俗，耽于幻想，可为诗歌创作注入最为可贵的诗性因素，并为其带来独特的诗歌艺术魅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坛巨擘弥尔顿如此赞美儿童：“儿童引导成人，像晨光引导白昼。”（见《复乐园》），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也发出了同样的赞叹：“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见《无题》），表现出两位大诗人对儿童、对童心持有的推崇与虔敬之心，而中国明朝的文学家李贽对“童心说”的倡导和宣扬更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童心”（“赤子之心”）对于诗人与作家的写作所具有的本体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高度赞扬《荷马史诗》在“人类童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想像力”以及由此具有的不朽的艺术魅力。

进一步说，前述褒扬“儿童诗”的理论和观点也能为古今中外优秀诗人的创作实践所印证。以俄罗斯天才诗人普希金为例。在普希金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其长篇章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精巧的构思、神奇的想象、朴素、生动的语言描写和单纯深刻的作品主题独树一帜，魅力闪耀，不仅迷住了无数的小读者（儿童），也迷住了无数的大朋友（成人）。同样，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孟浩然那些可列入儿童诗范围的诗篇（比如《静夜思》和《春晓》）更能唤起成人读者的审美感动。由此可鉴，儿童诗不仅仅是儿童的阅读专利品，优秀或出色的儿童诗其艺术魅力和精神魅力往往还辐射到成人读者群体中间。

其次，中国儿童诗当前的创作及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却

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儿童诗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大陆，儿童诗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北京出现了以金波、高洪波、樊发稼、尹世霖、金本、聪聪为代表的强大的诗人群，上海出现了以老诗人圣野、鲁兵、任溶溶为领头人，以张秋生、朱效文、东达等为中坚的诗人群，巴蜀形成了以张继楼为领头人，以邱易东、蒲华清、柯愈勋、钟代华等为中坚的颇具实力的儿童诗诗人群体。此外除东北三省中的辽宁、吉林儿童诗创作力量相对强一些外，涌现了高帆、佟希仁、薛卫民、王立春等优秀诗人，陕西省涌现了王宜振，山东涌现了刘饶民、孙华文，河北省涌现了吴城、毕东海，湖南省涌现了李少白，其他的省份儿童诗创作队伍的单薄令人担忧。特别是新疆、西藏、宁夏、江苏、江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和自治区，在新时期几无执著于儿童诗创作且有成绩的儿童诗诗人。二是儿童诗诗人队伍中的性别比的不平衡。从当代儿童诗歌队伍来看，男性诗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天空，而女性诗人则凤毛麟角。从1949年以来，仅有柯岩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写过一些可诵之作，望安在新时期奉献了一些佳作外。其他女性作者虽也有作品问世，但多为零星之作，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从女性的母性性别特征和心理来看，女性诗人应该有不少儿童诗歌创作的优势，特别是承担母亲角色的作者，有着与男性作者不同的哺乳孩子护理孩子的生活经验，如果她们好好把握和挖掘自己的经验和潜质的话，应该是可以写出带有母爱特色的好诗篇的。三是我国儿童诗创作队伍年龄结构也不合理。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我国儿童文学作家只有20人；而到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的5800名会员中，以儿童文学创作为主的已有500人，加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作协的会员，儿童文学作者总数近4000人。而这一批作者中，又有不少儿童诗歌作者，单从绝对数字上来说，儿童诗歌创作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年轻一代儿童诗诗人太少，笔者统计过，目前活跃于儿童诗园地的20至40岁的年轻人不超过10人。

总之，百年来中国儿童诗基本呈现了艺术上多姿多彩，以“多声部大合唱”的方式共同铸造着百年应有的辉煌。最后衷心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儿童诗，希望广大读者和诗歌界以及儿童文学界的同志们不要冷落与漠视儿童诗。儿童诗具有别的文体无法替代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社会价值，它值得广大读者高度重视与文学史家论家充分书写！